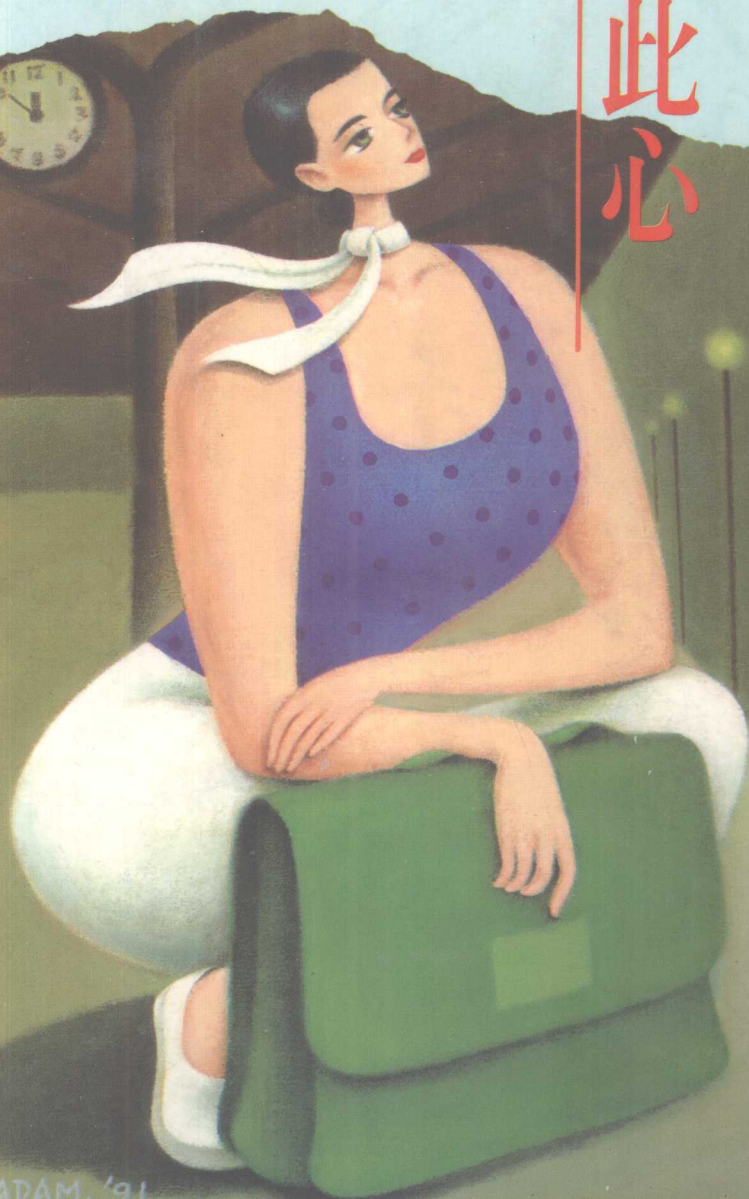


悠然此心
嚴沁



國立中央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

悠然此心 / 嚴沁著. -- 初版. -- 臺北市 : 小說創作雜誌出版 : 躍昇文化發行, 民80
面 ; 公分. -- (嚴沁作品 ; 13)
ISBN 957-9309-04-3(平裝)

857.7

80001473

版權所有・翻印必究

●嚴沁作品13●

ISBN-957-9309-04-3

悠然此心

作者 / 嚴沁

總經銷 / 錦德圖書公司

發行人 / 汪成華

地址 / 北市汀州路426號2樓

出版者 / 小說創作雜誌社

電話 / 3944854

製作發行 / 躍昇文化事業有限公司

傳真 / 3938109

地址 / 台北市仁愛路四段122巷63號9樓

登記證 / 局版台誌字第1187號

電話 / 7031828 7057118

初版 / 中華民國80年9月

傳直 / 7024333

劃撥帳號 / 0744691-1 汪成華帳戶

定價 / 新台幣 160 元

●本書若有破損缺頁敬請寄回本社更換●



嚴沁

台大外文系畢業。原籍杭州，出生於上海，
成長於台灣，居住於香港。
寫作十餘年，出書百餘本。

她的好朋友對她說：「寫作有如愛情，可能是劫。」
嚴沁微笑：「我甘願糾纏一生一世。」

她在文字間展露了內心世界，既感性，又浪漫。
她說：「讓我的讀者在文字間找尋真我吧！」

悠然此心

嚴沁◎著

蕙心第一天上班，她表現得非常冷靜，非常沉著，絕對沒有因為環境陌生而侷促不安。

她做行政助理，就是行政經理的助手，而實際上，她的工作相當於秘書，只不過她有大學畢業文憑，行政助理是比秘書好聽得多。

她工作的地方是一家外資大機構，人事複雜，職員又多，他們公司佔據著一間大廈的四層樓，從一樓到四樓的職員進進出出，她略略估計，大約有四五百人吧？

行政工作不但複雜而且瑣碎，什麼都要管，她翻一翻檔案，似乎連買廁紙都要經過他們。

蕙心搖搖頭，她工作的目的絕對不是管管買廁紙的小事，那只要信差就可辦妥，她是一個大學畢業生，正式式的中文大學，她的目標很高！

或者可以說，她的野心很大！

沈蕙心，二十二歲，剛畢業，對展開在眼前的前途充滿了希望和幻想，在女權已大大提高的今日，她會有一番作為吧？

她很漂亮，是那種斯文的、有韻味的、有氣質的漂亮，可能有些人會覺得她普通，因為她臉

上沒有化粧品，身上沒有堆砌的所謂時裝，她是健康的、純淨的，驕傲而且給人一種永恆的感覺。是永恆！在她充滿自信的眼中可以看到她對自己的信心，可以看到保證，她會保持自我，永不改變！

剛上班並沒有很多事做，她用很多時間來看一些舊檔案，如果她想做得好，表現得好，從前輩們那兒吸取經驗是必需的，重要的！

她很聰明，她知道怎樣才能使自己穩固起來。

她坐在她上司的玻璃房外，這家公司的老闆真厲害，每一個經理級人馬的辦公室全用玻璃做牆，裏面的一舉一動，外面都看得清清楚楚，沒有人能在這種透明的環境中偷懶，作怪。

她看一眼她的上司，是個三十多歲的男人，平凡而庸俗，是在馬路上一把可以抓一百幾十個的那種人。

面試的時候，聽他講英文的口音，很是美國化，他一定是從美國什麼大學回來的，但是留學回來的也只不過是做一個行政經理而已，這未免有點可惜、悲哀。

蕙心不一樣，她有自信，她不會只限於此，她知道，小小一個行政助理只不過是開始，很快，很快，她會爬得更高，獨當一面。

不過，她的目標不是玻璃房裏的行政經理，她是很有自信的，她不喜歡當行政，她會達到自己目的！

「沈小姐，請進來一下！」上司陳家瑞在叫。

她放下檔案，很快走進去。

「這幾件公事先做，」陳家瑞說。不冷不熱也沒有什麼表情，「看舊檔案是浪費時間！」

蕙心眉梢一揚，想說什麼，終於忍住，拿起公事就轉身離開。

她不和這種固執的男人爭論，她犯不著在上班的第一天就和上司弄得不開心。

當然，她會照自己的方式工作，她是絕對我行我素之人，任何人都很難影響她。

行政工作只是煩，不是難，幾件交下來的工作她很快的就處理了，非常乾淨俐落。然後她依然再看舊檔案。

她很專心的看到一點鐘，那個陳家瑞一直沒有再派工作下來，她也樂得輕鬆自在。

是吃午餐的時候，她放下檔案，突然發現玻璃房裏的人在注視她，陳家瑞？那個平平板板，面無表情的男人？這未免太好笑了！

沈蕙心是什麼人呢？他該到她學校去打聽一下，等閒男同學、助教、講師，她真是眼角也不瞄一下。

陳家瑞似乎被發現了祕密，有些不安的先離開了，蕙心笑一笑，也走出公司。

中午的中環真是擠迫，有要爆炸的感覺，到處都是人潮，想找塊三呎地來站站也不可能！

蕙心在人群中發昏，到那兒吃中飯呢？她可不願意去啃「麥當勞」，那種牛肉碎使她難以下嚥，然而一個鐘頭，叫她去哪兒午餐？

她也不甘心買個飯盒填飽肚子，做學生的時候還馬馬虎虎，現在已做事了，不能再刻薄自己。

那兒去呢？那兒去呢？

文華酒店就在前面，罷了，去文華吧！二三十元吃個午餐對她來說是相當貴，她才一千八百元一個月的薪水，可是——心裏舒服！

她走進文華西餐廳，她喜歡做令自己舒服的事。

這兒的確舒服，人不會多，又有情調、有音樂，如果每天來吃，倒是一種享受。

看一看菜單，價錢和她想像的差得太遠，她若吃一餐好一點的，起碼一百元，不——這不行，她也要顧住自己的經濟情形，量入爲出。

她只吃義大利麵，一個洋葱湯。

當然，她那麼冷靜，她也不做爲難自己的事！

食物送上來，她慢慢的吃著，在這兒真是完全感覺不出中環爆炸性的擠迫，她覺得悠閒。一點五十分，她從文華出來，二點鐘就可以走回公司，她一直是個守時的人。

走到聖佐治行門邊，她聽見背後有人叫她的聲音。

「沈蕙心，沈蕙心——等一等！」是個女孩子。

她停在那兒，看見中大同學楊文珠快步走過來。

文珠的身邊有個男孩子。

「嗨！沈蕙心！」文珠一把抓住她，「聽同學說妳已經在上班了，那一間公司？」
文珠是個富有的嬌嬌女，唸完書她已對父母交了差，工作與否對她完全不重要。

蕙心說出自己公司的名字，她始終是很安詳，很——近乎冷淡的神色，文珠只是個普通女同學。

「哦！是大公司，同學之中妳的工作最好，」文珠說：「啊！忘了給了你們介紹，傅斯年！」文珠這才記起她身邊的男孩子，這才介紹。

傅斯年？是這三個字嗎？聽當年在台大唸書的父親說過，二十幾年前的台大校長也叫傅斯年，被一個大炮國大代表的一篇言論氣死的。現在台大裏的「傅園」就是為紀念當年的校長。是傅斯年嗎？

「嗨！」心裏面想了這麼多，口頭上卻只是淡淡招呼。

蕙心是這麼一個人，她把所有的事放在心中。

「妳好，沈小姐！」傅斯年倒是禮貌。

他是個很好看，很體面，也很有教養的男孩子，大概三十歲左右，人頗沉著。

「斯年也是做生意的，」文珠笑：「妳看不出吧？我覺得他像個賽車手啦，大學講師啦什麼的，一點也不像生意人，對不對？」

蕙心只是笑，叫她說什麼呢？

「我們去吃午餐，妳呢？」文珠又說。

「我回辦公室，」蕙心淡淡的：「我不想在上班的第一天就遲到。」

「那麼再見！我們再電話連絡！」文珠挽著斯年，大步走了。

蕙心看著他們走進「文華」的背影，搖搖頭，也快步往公司走，她真不想遲到！

回到公司，二點零三分，那個陳家瑞已坐在玻璃房裏了，蕙心坐下時，他連頭也沒抬。

桌上沒有工作，新來的職員總是這樣的。她又不想立刻再看舊檔案，胃裏的義大利麵還沒消化呢！

她又想起文珠和那個不大出聲的傅斯年，倒是挺相稱的一對，以文珠的富有來配斯年的出色，誰能說不對？傅斯年的確相當出色！

當然，出色的男孩子相當多，不過那不在蕙心的心上，男孩子算什麼？目前已是女權時代，女性不但要爭取和男人同等地位，同等待遇，同等權利，也要有同等義務，蕙心的目的是做一番事業，男孩子，有什麼重要！

她又想起默默的守在她身邊四年的鍾傑，是他們系裏第一名畢業的「好漢」。

又想起那位總以異樣眼光看她的講師陳之達，只是想起，心中全無波動，那些男孩子總是這麼不經深思的放出感情？也不理會收不收得回來？是不是太傻了呢？

她不動心，並不表示她沒有感情，只是——感情對她來說並不重要，如此而已。

當然，若干年後，她也許會碰到一個令她傾心的男孩子，令她毫不考慮的下嫁，爲他生兒育女，但絕不是目前，真的，絕不是！

或者——十年八年之後吧！

休息了一陣，喝一杯茶，她想，再開始看舊檔案吧！她不喜歡讓自己閒坐著。

正要開始時，一個後生模樣的男孩子送來幾份文件，放在她桌上，一聲不響的就走了。

「喂——給我的？或是陳先生？」蕙心忍不住叫。

「我不知道，」那男孩沒有表情的說：「總經理的秘書叫我送來行政部門，你們誰收都一樣！」蕙心聳聳肩，誰收都一樣，這個公司裏的人多半沒什麼表情，真是特別！

「什麼事？沈小姐！」陳家瑞走出玻璃房。

「送來一些文件，我問他給誰，他不知道！」蕙心說。

「妳看完給我！」陳家瑞又走了進去。

非常奇怪，第一天上班，竟是如此清閒，要她不停的看舊檔案，幾件公事也很小，很容易就處理了，這是一間大機構啊！行政工作這麼少？

爲什麼要請助理？是派頭？她不明白。

終於下班，她拿了皮包，和陳家瑞打個招呼就離開。男孩子叫家瑞，很沒有氣派，是不是，平凡得令人沒有較深刻的記憶，家瑞！

放工時的中環一樣的人山人海，看見就令人頭痛，蕙心要回跑馬地，路程不近，然而這個時候沒有計程車，巴士、電車站排長龍，要她走回去？

站在馬路邊猶豫著，她不能真的走回去，那會令她一星期爬不起床，可是站在這兒不當機立斷又怎麼行呢？站到天黑嗎？

正不知如何是好的當兒，一輛汽車停在她面前，賓士四五〇跑車，她可沒有這麼闊氣的朋友。

「沈小姐回家？」伸出頭來的是傅斯年。

「哦！你！」蕙心呆怔一下，比小說還戲劇化呢。

「我送妳！上來。」他已推開了車門。

他說得很好，不是順路帶一程之類，很有誠意。

蕙心沒有再考慮的坐上去。

「什麼地方？」斯年很溫文有禮。

「跑馬地。」她說。

碰到文珠的男朋友，可真是再巧也沒有，一天之中碰到他兩次，算是有緣嗎？

他們沒有出聲，一直過了灣仔。

好車就是好車，一分價錢一分貨，根本不必懷疑，坐在賓士四五〇跑車裏和計程車怎可相提並論！

「中環就快陸沉了，那麼擠！」他說。

「陸沉？」她笑，斯年很風趣。

「沈小姐和文珠是同學？」他看她一眼。

「是，同學四年，並不接近！」她說，「我們之間的個性、環境、興趣都不同！」

「是！文珠永遠是長不大的孩子！」他說。

「她有長不大的條件，富有。」她說。

「哦——妳這麼想？」他意外的看她一眼。

「不是惡意的，文珠的確孩子氣！」她立刻說。

她要小心，這個男人相當敏銳，不能再說話。

於是，她就沉默下來，直到車停在她家大廈外。

「很高興有機會送妳回家！」他禮貌的。

「非常謝謝你解了我的難題！」她推門下車。

「樂於效勞！」他很有風度的笑，說：「妳有一個同事叫陳家瑞，妳認識嗎？我和他是在美國的同學！」

「陳家瑞？」她呆怔住了，那個沒有表情的男人。

汽車一溜煙的開走了，她才轉身回家。

陳家瑞，傅斯年——兩個絕對不同的男人，做夢也無法聯想在一起的，竟是同學？世界畢竟是太小了！

一連吃了一星期的西餐，蕙心再也不能虐待自己的胃口，她想，無論如何改吃中餐了。

中國人還是習慣吃中國菜的，那種淡而無味的西餐怎能長期忍受呢？

但是她也受不了那種飯盒，裏面一點飯，加幾塊叉燒或燒鴨，一點滷味，兩根菜，這樣的飯盒怎能有營養呢？難怪香港人都瘦！

蕙心的公司樓下有家餐廳，是相當出名的那種，可是地方小小，人卻多多，等位子吃飯的滋味也難受，今天試著打個電話去，奇蹟的居然接受訂位，她高興得發昏，一點正，匆匆忙忙就趕去了。

雖然只是一張小小的桌子，她已滿意極了。

點了一葷一素菜，她就低頭開始吃飯。

如果每天都能這樣，她情願多花一點錢，把一半的薪水都用在這頓午飯的上面。

她吃得很快，就像她的工作效率一樣，半個鐘頭，她已付錢離開。

她很有公德心，吃完了就走，何必佔住人家一張桌子，大把人在等著，不是嗎？

走出餐廳，時間還早，她不必那麼急忙趕回公司，或者去逛逛街吧！

公司的工作她已完全走上軌道，她知道自己會做得好，她絕不擔心這個，只是——昨天開會，總經理居然叫她去做會議紀錄，是為什麼？

通常會議紀錄該是秘書做的，總經理指明要她做，是好？或是不好？她還弄不清楚！當然，她是不高興做秘書的工作！

她到太子行去看鞋，「佐丹」皮鞋貴是貴，樣子可真漂亮，線條一流，她看上的一雙，簡直漂亮得像藝術品，叫人想擁有卻捨不得穿！

正在考慮該不該買，是不是太浪費，突然發覺玻璃櫥窗的倒影中多了一張笑臉。

「噢——你？」她轉頭，看見了傅斯年。

「剛在『美心』喝完茶！」他指指樓上。

「沒有和文珠一起？」她問。

「她去日本。」傅斯年是出色，是不凡，他那份淡定自信，很少男孩子像他。

「哦——」蕙心搖搖頭。「她還是三天兩頭到處走！」

「反正太閒！」斯年站著沒有離開的意思。「上星期六我們一起出海捉魚，她突然就失去興趣，半途就回來，她的情緒從來不穩定！」

富家女多半如此，是吧！

「你的公司——在附近？」她問，和斯年並不很熟，搭過他一次順風車而已。

「聖佐治行十樓，有空妳來吧！」他洒脱的笑。

「好！」她也爽快。

「現在嗎？」他望住她。

「現在？」她看看錶，還有二十分鐘，「不過只能坐十分鐘，我不想遲到！」

「陳家瑞很兇？」他笑著伴她一起走。

「我是成年人，我對自己負責！」她說。

上聖佐治行十樓的公司，斯年打開了門讓她進去，公司地方並不太大，只有兩千呎左右，有十來張辦公桌，另外就是斯年私人辦公室，裝修得非常講究。

「坐！」他指指真皮沙發。「我的事太多，秘書堆得我滿桌文件，所以亂！」